

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张玉峰

相打嘴仗。现在，你正襟危坐，犀利的目光四下一扫，似乎洞穿肺腑，本来想好的抱怨和挑刺的话一下子被钉在口中。于是，问题很快解决了，而一份份生产调度会纪要也随之顺利形成，下发了。

作为生产主管者，你手中握有各车间奖金裁决权。哪个部门影响了全厂生产，你扣起奖金总分来绝不手软。当主任们面露难色，恳请你手下留情时，你总是眉峰一挺，说：“出了事，我担着！”

和你打交道的人都说你不好对付。是的，你那震慑人心的眼光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得住，但真正的原因，是你对生产运转的每一环节的准确无误的掌握和令人叹服的熟悉。

有一次，你要求一个车间月底前必须拿出某一种零件，可对方叫苦了，工序周转不开，困难很大。这一次，你并没有愀然作色，而是显得出奇的镇定和平和。你三言两语，简简单单给对方排了一下工序日期，叫苦者就无言以对了。

你的韧劲确实达到了常人不可及的程度。一次，一台设备的零部件损坏了，你命令机动科立即派人出去购买。一小时后，你会打电话催问派出人员是否出发了，再过一小时，你又会拿起话筒问一下这人到了目的地没有。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没有争议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；没有争议，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会熄灭。你的心思别人无法窥测，但你的眼睛似乎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你象平时那样沐浴着清晨的霞光，巡行在厂区的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得沉郁和滞重的眼睛中，却分别跳动着几点清澈而透明的光亮。这种眼神好似在代你陈言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没有争议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；没有争议，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会熄灭。你的心思别人无法窥测，但你的眼睛似乎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你象平时那样沐浴着清晨的霞光，巡行在厂区的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得沉郁和滞重的眼睛中，却分别跳动着几点清澈而透明的光亮。这种眼神好似在代你陈言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没有争议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；没有争议，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会熄灭。你的心思别人无法窥测，但你的眼睛似乎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你象平时那样沐浴着清晨的霞光，巡行在厂区的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得沉郁和滞重的眼睛中，却分别跳动着几点清澈而透明的光亮。这种眼神好似在代你陈言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没有争议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；没有争议，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会熄灭。你的心思别人无法窥测，但你的眼睛似乎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你象平时那样沐浴着清晨的霞光，巡行在厂区的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得沉郁和滞重的眼睛中，却分别跳动着几点清澈而透明的光亮。这种眼神好似在代你陈言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没有争议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；没有争议，人物身上的光点也会熄灭。你的心思别人无法窥测，但你的眼睛似乎能告诉人们一切。当你象平时那样沐浴着清晨的霞光，巡行在厂区的道路上时，你那依然显得沉郁和滞重的眼睛中，却分别跳动着几点清澈而透明的光亮。这种眼神好似在代你陈言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那一次辅助楼下水主管道断裂，污水上溢，供水停顿，情形紧急。寒风凛冽中，你穿着棉大衣，拎着一瓶酒，来到抢修的工人中间。趁着酒的热力，你甩掉棉大衣，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整整一个通宵，你和青壮年工人一样地拚力苦干。

你真的缺少温情？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你曾苦口婆心地为厂里的几个大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成就了他们的美满姻缘；你也曾把市上奖励给你的大部分劳模奖金捐赠给托儿所的小朋友，你只不过不习惯把温情局限在庸俗而狭窄的圈子里罢了。

毋庸讳言，你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，现在你终于被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。

绿色的鸟儿

李爱民

(散文)

那次，我奉命带着十一名战士到浩瀚的沙漠勘察新的通讯线路。我们的汽车，不幸被一群该死的牦牛撞翻了，深陷在沙沟里。

大家都绝望了，在茫茫的沙漠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辨出东西南北……

第五天的太阳熄灭了。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上，孤独、寒冷、饥饿、缺氧、野兽的哀嚎，足以使任何人魂飞九霄。

“飞机！”不知谁哑着嗓子喊，我和战士们忽地爬了起来，寂静的夜空中，果然飘来了一个桔黄色灯光组成的三角形，于是，生的希望催促我们狂呼乱叫。

“放枪，快放枪！”我下达了命令。十多只冲锋枪喷出了火舌，清脆的枪声在沙漠中震荡，飞机却掉头返航了。无论是在我们心里，还是在这个荒漠的世界中，一切都重新恢复了原样。

“副连长，咱们有救吗？”外线班长有气无力地问我。

“会的，飞机返航了，明天就会重新飞回来，给我们送来水和罐头。”我用干涩的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回答着外线班长的问话，又一次爬到了小刘的跟前。

小刘的体质是十一名战士中最差的，现在，他的嘴上已泛起了一圈血泡。“副连长，你喜欢小鸟吗？”他已经不能大声说话了，小声咕嘟着，把一只纸叠的小鸟递给了我。我捏着头，小刘拉着尾，一拽一拽，小鸟便扑楞、扑楞地扇起了翅膀。我竟感到了一阵微弱的风，从身边飘过。战士们围过来了，在这支遭受劫难的队伍中，第一次传出了开心的笑声。这笑声，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，我也

会重新飞回来，给我们送来水和罐头。”我用干涩的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回答着外线班长的问话，又一次爬到了小刘的跟前。



刊头设计 刘清宇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胡适为沈从文作伐

在中国公学的一段时间，沈从文因授课关系认识了张兆如，而且一见钟情。他写信以纸笔代喉舌。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，而且师生恋爱声张开来也是令人很窘的。于是有一天她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校长（胡适），请他作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的发展。她指出了信中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仅爱你的灵魂，我也爱你的肉体。”她认为这是侮辱。胡先生皱着眉头，板着脸，细心听她陈述，然后绽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她说：“我劝你嫁给她。”张女士吃了一惊，但是经不住胡先生诚恳的解说，居然急转直下默不作声的去了。胡先生自诩善于为人作伐，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。（惠荐）

三、四米远处，只听年大吼一声，“跪下！”十几个小伙子一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大多是高初中生，受过现代教育，“跪”的概念早就烟销云散了。“跪下”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小伙子们被吼懵了。

见大家迟疑不跪，年腾地跳起来，指着十几个人又吼，“都给我跪下，跪下，——”

在“老头子”不可动摇的神威面前，不知是谁先“扑通”一声跪到了水泥地板上。象是一个信号，大家膝盖一软，齐齐跪成了一排。

“打！”年广九命令道。“打？谁打谁？”大家跪着面面相觑。“互相打！”互相打？这不是开他玩笑？大家谁也不动手。“你们不会打？哎！互相打嘴巴！”文不知是谁先动手，“啪”，谁挨了一嘴巴。“啪”、“啪”、“啪”。

脚架下

范俊德

拎着泥灰桶，象风一样压得我低头的

可是，一排低矮的草屋

前，我看到一个外国记者

举起他的照像机

那一道惨白的闪电

我，抬起头

任何狂风，再也不能

倾斜我汗水淋漓的脚

架

我迈开大步

一幢楼房又一幢楼房

坚强的爱，撑起了



硕果累累

何漫道

创世纪惩罚

进了“傻子瓜子”公司的工人，除了总经理和工人的关系外，还有一层当然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。公司1984年成立后，直属芜湖公司的瓜子加工厂的工人中相当部分是“傻子”年广九安徽怀远县老家的农民。除了总经理和工人、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外，还有一层宗法关系。因为年家“广”字辈辈辈高。这些工人除了叫他总经理外，还依辈份叫他“老头子”。

他有一套“师傅打徒弟”的著名理论。他打工人，人家问他，“你怎么打人？宪法公民权力你懂不懂？”

他有一套理论，“你不懂，打是爱。你看他们表面上不高兴，心里高兴。”1984年底，香店村瓜子加工厂工人斗殴。12名怀远的工人抱团欺负一外乡工人。当时住厂直接指挥生产的年广九，把挨打的工人和打人的12个工人都叫到办公宿舍楼的二楼电视室，让那个挨打的工人坐在他旁边，打人的12工人站在对面



——中篇小说文学连载 卢明

下，跪下，——”在“老头子”不可动摇的神威面前，不知是谁先“扑通”一声跪到了水泥地板上。象是一个信号，大家膝盖一软，齐齐跪成了一排。“打！”年广九命令道。“打？谁打谁？”大家跪着面面相觑。“互相打！”互相打？这不是开他玩笑？大家谁也不动手。“你们不会打？哎！互相打嘴巴！”文不知是谁先动手，“啪”，谁挨了一嘴巴。“啪”、“啪”、“啪”。

零零落落地开始互相开打，节奏慢，下手也轻。

“打！打！使劲！——”年在吼叫。人的尊严崩溃了，人的文明泯灭了，人的道德丧失了，人异化了！“啪啪”的巴掌声、吼叫声、怒骂声，极大地刺激了人的情绪，唤醒了沉睡在深层阴暗处人的“恶”和野性！节奏在加快，掌声在加重，打了十几分钟直到互相把对方的脸打红打肿，嘴角打出血！

三年后，“傻子”年广九专门把我带到这间电视室。室内，电视机早就搬走了，一大间房子空着，有一种凄凉感。他亲自表演，怎么跪的，怎么打的，仿佛事情刚刚发生。

这房子，就是宗族祠堂！我的心，一阵阵发紧，发冷。眼前犹如看见那12个青年农工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蒙受着巨大的耻辱跪着互相抽打，脸嘴肿了，血滴答滴答流淌……

贫穷，你蒙养了奴性！五千年的“文明”呵，你带给了我们什么？

真是创世纪的杰作！是创世纪的惩罚！

(七)